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十二樓

### 第三回 合影樓第三 墮巧計愛女嫁媒人 湊奇緣媒人賠愛女

卻說管提舉的家范原自嚴謹，又因路公來說親，增了許多疑慮，就把牆垣之下、池水之中，填以瓦礫，覆以泥土，築起一帶長堤；又時常著人伴守，不容女兒獨坐。從此以後，不但形骸隔絕，連一對虛空影子也分為兩處，不得相親。珍生與玉娟又不約而同做了幾首別影詩，附在原稿之後。玉娟只曉得珍生別娶，卻不知道他悔親，深恨男兒薄倖，背了盟言，誤得自己不上不下；又恨路公懷了私念，把別人的女婿攘為己有，媒人不做倒反做起岳父來，可見說親的話並非忠言，不過是勉強塞責，所以父親不許。一連恨了幾日，也漸漸地不茶不飯，生起病來。路小姐的相思叫做「錯害」，管小姐的相思叫做「錯怪」，「害」與「怪」雖然不同，其「錯」一也。

更有一種奇怪的相思，害在屠珍生身上，一半象路，一半象管，恰好在「錯害」「錯怪」之間。這是什麼緣故？他見水中牆下築了長堤，心上思量道：「他父親若要如此，何不行在砌牆立柱之先？還省許多工料。為什麼到了此際，忽然多起事來？畢竟是她自己的意思，知道我聘了別家，竟要斷恩絕義，倒在爺娘面前討好，假裝個貞節婦人，故此叫他築堤，以示訣絕之意，也未見得。我為她做了義夫，把說成的親事都回絕了，依舊要想娶她，萬一此念果真，我這段癡情向何處著落？聞得路小姐嬌豔異常，她的年庚又與我相合，也不叫做無緣。如今年庚相合的既回了去，面貌相似的又娶不來，竟做了一事無成，兩相耽誤，好沒來由！」只因這兩條錯念橫在胸中，所以他的相思更比二位佳人害得詫異。想到玉娟身上，就把錦雲當了仇人，說她是起禍的根由，時常在夢中咒罵；想到錦雲身上，又把玉娟當了仇人，說她是誤人的種子，不住在暗裡嘮叨。弄得父母說張不是，說李不是，只好聽其自然。

卻說錦雲小姐的病體越重，路公擇婿之念愈堅；路公擇婿之念愈堅，錦雲小姐的病體越重。路公不解其意，只說她年大當婚，恐有失時之歎，故此憂鬱成病；只要選中才郎，成了親事，她自然勿藥有喜。所以吩咐媒婆，引了男子上門，終朝選擇。准想引來的男子，都是些魑魅魍魎，丫鬟見了一個，走進去形容體態，定要驚個半死。驚上幾十次，哪裡還有魂靈？只剩下幾莖殘骨、一副枯骸，倒在牀褥之間，懨懨待斃。

路公見了，方才有些著忙，細問丫鬟，知道她得病的來歷，就翻然自悔道：「婦人從一而終，原不該悔親別議。她這場大病倒害得不差，都是我做爺的不是，當初屠家來退親，原不該就許；如今既許出口，又不好再去強她。況且那樁好事，我已任在身上，大丈夫千金一諾，豈可自食其言？只除非把兩頭親事合做一頭，三個病人串通一路，只瞞著老管一個，等他自做惡人。直等好事做成，方才使他知道。到那時節，生米煮成熟飯，要強也強不去了。只是大小之間有些難處。」仔細想了一回，又悟轉來想：「當初娥皇女英同是帝堯之女，難道配了大舜，也分個妻妾不成？不過是姊妹相稱而已。」主意定了，一面叫丫鬟安慰女兒，一面請屠觀察過來商議，說：「有個兩便之方：既不令小女二夫，又不使管門失節；只是令郎有福，忒煞討了便宜，也是他命該如此。」觀察喜之不勝，問他：「計將安出？」路公道：「貴連襟心性執拗，不便強之以情，只好欺之以理。小弟中年無子，他時常勸我立嗣，我如今只說立了一人，要聘他女兒為媳，他念相與之情，自然應許。等他許定之後，我又說小女尚未定人，要招令郎為婿，屈他做個四門親家，以終夙昔之好。他就要斷絕你，也卻不得我的情面，許出了口，料想不好再許別人。待我選了吉日，只說一面娶親，一面贅婿，把二女一男並在一處，使他各暢懷抱，豈不是椿美事？」

屠觀察聽了，笑得一聲，不覺拜倒在地，說他「不但有回天之力，亦且有再造之恩」。感頌不了，就把異常的喜信報與兒子知道。

珍生正在兩憂之際，得了雙喜之音，如何跳躍得住！他那種詫異相思，不是這種詫異的方術也醫他不好。錦雲聽了丫鬟的話，知道改邪歸正，不消醫治，早已拔去病根，只等那一男一女過來就她，好做女英之姊，大舜之妻。此時三個病人好了兩位，只苦得玉娟一個，有了喜信，究竟不得而知。

路公會著提舉，就把做成的圈套去籠絡他。管提舉見女兒病危，原有早定婚姻之意，又因他是契厚同年，巴不得聯姻締好，就滿口應承，不作一毫難色。路公怕他套言，隔不上一兩日就送聘禮過門。納聘之後，又把招贅珍生的話吐露出來。管提舉口雖不言，心上未免不快，笑他明於求婚，暗於擇婿，前門進入，後門入鬼，所得不償所失，只因成事不說，也不去規諫他。

玉娟小姐見說自己的情郎贅了路公之女，自己又要嫁入路門，與他同在一處，真是羞上加羞，辱中添辱，如何氣憤得了！

要寫一封密札寄與珍生，說明自家的心事，然後去赴水懸樑，尋個自盡。當不得丫鬟廝守，父母提防，不但沒有寄書之人，亦且沒有寫書之地。

一日，丫鬟進來傳話，說：「路家小姐聞得嫂嫂有病，要親自過來問安。」玉娟聞了此言，一發焦躁不已，只說：「她占了我的情人，奪了我的好事，一味心高氣傲，故意把喜事驕人，等不得我到她家，預先上門來羞辱。這番歹意，如何依允得她！」就催逼母親叫人過去回復。哪裡知道這位姑娘並無歹意，要做個瞞人的喜鵲，飛入耳朵來報信的。只因路公要完好事，知道這位小姐是道學先生的女兒，決不肯做失節之婦，聽見許了別人，不知就裡，一定要尋短計；若央別個寄信，當不得他門禁森嚴，三姑六婆無由而入，只得把女兒權做紅娘，過去傳消息。玉娟見說回復不住，只得隨她上門。未到之先，打點一副吃虧的面孔，先忍一頓羞慚，等她得志過了，然後把報仇雪恥的話去回復她。不想走到面前，見過了禮，就伸出一雙嫩手在她玉臂之上捏了一把，卻象別有衷情不好對人說得，兩下心照地一般。

玉娟驚訝不已，一茶之後，就引入房中，問她捏臂之故。

錦雲道：「小妹今日之心，不是問安，實來報喜。《合影編》的詩稿，已做了一部傳奇，目下就要團圓快了。只是正旦之外又添了一腳小旦，你卻不要多心。」玉娟驚問其故，錦雲把父親作合的始末細述一番，玉娟喜個不了。——只消一劑妙藥，醫好了三個病人。大家設定機關，單騙著提舉一個。

路公選了好日，一面抬珍生進門，一面娶玉娟入室，再把女兒請出洞房，湊成三美，一齊拜起堂來，真個好看。只見：

男同叔寶，女類夷光。評品姿容，卻似兩朵瓊花，倚著一根玉樹；形容態度，又象一輪皎日，分開兩片輕雲。那一邊，年庚相合，牽來比並，辨不清孰妹孰兄；這一對，面貌相同，卸去冠裳，認不出誰男誰女。把男子推班出色，遇紅遇綠，到處成牌；用婦人接羽移宮，鼓瑟鼓琴，皆能合調。允矣無雙樂事，誠哉對半神仙！

成親過了三日，路公就準備筵席，請屠管二人會親。又怕管提舉不來，另寫一幅單箋夾在請帖之內，道：「親上加親，昔聞戒矣；夢中說夢，姑妄聽之。今為說夢主人，屈作加親創舉；勿以小嫌介意，致令大禮不成。再訂。」管提舉看了前面幾句，還不介懷，直到來後一聯有「大禮」二字，就未免為禮法所拘，不好借端推托。

到了那一日，只得過去會親。走到的時節，屠觀察早已在座。路公鋪下氈單，把二位親翁請在上首，自己立在下首，一同拜了四拜。又把屠觀察請過一邊，自家對了提舉深深叩過四首，道：「起先四拜是會親，如今四拜是請罪。從前以後，凡有不是之處，俱望老親翁海涵。」管提舉道：「老親翁是個簡略的人，為何到了今日忽然多起禮數來？莫非因人而施，因小弟是個拘儒，故此也作拘儒之套麼？」路公道：「怎敢如此。」

小弟自議親以來，負罪多端，擢髮莫數。只求念『至親』二字，多方原宥。俗語道得好：兒子得罪父親，也不過是負荊而已。

何況兒女親家？小弟拜過之後，大事已完，老親翁要施責備也責備不成了。」管提舉不解其意，還只說是謙遜之詞。只見說過之後，階下兩班鼓樂一齊吹打起來，竟象轟雷震耳，莫說兩人對話絕不聞聲，就是自己說話也聽不出一字。

正在喧鬧之際，又有許多侍妾擁了對半新人，早已步出畫堂，立在氈單之上，俯首躬身，只等下拜。管提舉定睛細看，只見女

兒一個立在左首，其餘都是外人，並不見自家的女婿，就對著女兒高聲大喊道：「你是何人，竟立在姑夫左首！不惟禮數欠周，亦且渾亂不雅，還不快走開去！」他便喊叫得慌，並沒有一人聽見。這一男二女低頭竟拜。管提舉掉轉身來，正要迴避，不想二位親翁走到，每人拉住一邊，不但不放他走，亦且不容回拜，竟象兩塊夾板夾住身子的一般，端端正正受了一十二拜。

直到拜完之後，兩位新人一齊走了進去，方才吩咐樂工住了吹打。聽管提舉變色而道：「說小女拜堂，令郎為何不見？」

令婿與令愛與小弟並非至親，豈有受拜之禮！這番儀節，小弟不解，老親翁請道其故。」路公道：「不瞞老親翁說，這位令姨姪，就是小弟的螟蛉，小弟的螟蛉，就是親翁的令婿，親翁的令婿，又是小弟的東牀，他一身充了三役，所以方才行禮拜了三四一十二拜，老親翁是個至明至聰的人，難道還橫不著？」

管提舉想了一會，再辨不清，又對路公道：「這些說話，小弟一字不解，纏來纏去，不得明白。難道今日之來，不是會親，竟在這邊做夢不成？」路公道：「小東上面已曾講過『今為說夢主人』，就是為此。要曉得『說夢』二字原不是小弟創起，當初替他說親，蒙老親翁書台回覆，那個時節早已種下夢根了。人生一夢耳，何必十分認真？勸你將錯就錯，完了這場春夢罷！」

提舉聽了這些話，方才醒悟，就問他道：「老親翁是個正人，為何行此曖昧之事！就要做媒，也只該明講，怎麼設定圈套，弄起我來？」路公道：「何嘗不來明講？老親翁並不回言，只把兩句話兒示之以意，卻象要我說夢的一般，所以不復明言，只得便宜行事。若還自家弄巧，單騙令愛一位，使親翁做了愚人，這重罪案就逃不去了。如今捨得自己，贏得他人，方才拜堂的時節，還把令愛立在左首，小女甘就下風，這樣公道拐子，折本媒人，世間沒有第二個。求你把實人之念稍寬一分，全了忠恕之道罷。」提舉聽到此處，顏色稍和，想了一會，又問他道：「敝連襟舍了小女，怕沒有別處求親？老親翁除了此子，也另有高門納采。為什麼把二女配了一夫，定要陷人以不義？」

路公道：「其中就裡，只好付之不言。若還根究起來，只怕方才那四拜，老親翁該賠還小弟，倒要認起不是來。」提舉聽到此處，又重新變起色來道：「小弟有何不是？快請說來！」

路公道：「只因府上的家范過於嚴謹，使男子婦人不得見面所以鬱出病來。別樣的病，只害得自己一個；不想令愛的尊恙，與時疫症一般，一家過到一家，蔓延不已。起先過與他，後來又過與小女，幾乎把三條性命斷送在一時。小弟要救小女，只得預先救他。既要救他，又只得先救令愛。所以把三個病人合來住在一處，才好用藥調理，這就是聯姻締好的緣故。老親翁不問，也不好直說出來。」提舉聽了，一發驚詫不已，就把自家坐的交椅一步一步挪近前來，就著路公，好等他說明就裡。

路公怕他不服，索性說個盡情，就把對影鍾情、不肯別就的始末，一緣二故，訴說出來。氣得他面如土色，不住地咒罵女兒。

路公道：「姻緣所在，非人力之所能為。究竟令愛守貞，不肯失節，也還是家教使然。如今業已成親，也算做既往不咎了，還要怪她做什麼！」提舉道：「這等看來，都是小弟治家不嚴，以致如此。空講一生道學，不曾做得個完人，快取酒來，先罰我三杯，然後上席。」

路公道：「這也怪不得親翁。從來的家法，只能癩形，不能癩影。這是兩個影子做出事來，與身體無涉，哪裡防得許多？從今後，也使治家人知道這番公案，連影子也要提防，決沒有露形之事了。」又對觀察道：「你兩個的是非曲直，畢竟要歸重一邊。若還府上的家教，也與貴連襟一般，使令公郎有所畏懼，不敢胡行，這樁訟事就斷然沒有了。究竟是你害他，非是他累你。不可因令郎得了便宜，倒說風流的是，道學的不是，把是非曲直顛倒過來，使人喜風流而惡道學，壞先輩之典型。取酒過來，罰你三巨釐，以服貴連襟之心，然後坐席。」

觀察道：「講得有理，受罰無辭。」一連飲了三杯，就作揖賠個不是，方才就席飲酒，盡歡而散。

從此以後，兩家釋了芥蒂，相好如初。過到後來，依舊把兩院並為一宅，就將兩座水閣做了金屋，以貯兩位阿嬌，題曰「合影樓」，以成其志。不但拆去牆垣，掘開泥土，等兩位佳人互相盼望，又架起一座飛橋，以便珍生之來往，使牛郎織女無天河銀漢之隔。後來珍生聯登二榜，入了詞林，位到侍講之職。

這段逸事出在胡氏《筆談》，但係抄本，不曾刊版行世，所以見者甚少。如今編做小說，還不能取信於人，只說這一十二座亭台都是空中樓閣也。

〔評〕

「影兒裡情郎，畫兒中愛寵」，此傳奇野史中兩個絕好題目。作畫中愛寵者，不止十部傳奇、百回野史，邇來遂成惡套，觀者厭之。獨有影兒裡情郎，自關漢卿出題之後，幾五百年，並無一人交卷。不期今日始讀異書，但恨出題者不得一見；若得一見，必於《西廂》之外又增一部填詞，不但相思害得稀奇，團圓做得熱鬧，即捏臂之關目，比傳書遞柬者更好看十倍也。

杜於皇曰：讀此終篇，歎文章之妙，復歎造化之妙。大抵有緣人，頭頭相遇，費盡造化苦心；無緣人，頭頭相左，亦費盡造化苦心。孰為有緣？「合影樓」中人是也；孰為無緣？